

美好姻緣在今生

臺灣/漢澤

這是未婚妻與我的婚紗照，她身著白紗與我手牽手走在海邊。

與未婚妻交往前我尚未修煉，那時常加班到深夜。四年前接觸到《轉法輪》，雖然知道是自己一生尋覓的東西，但由於工作忙錯過了的機緣。兩年前，我家附近舉辦了法輪大法九天學法煉功班，恰巧在這時，我生命中的伴侶也出現了！

修煉後，經常與未婚妻分享修煉的喜悅。或許一下談得多了些，有天她說：“修煉這事是不能勉強的，我要自己思考判斷。”我聽了蠻傷心，但也只能告訴自己不要急。一天我與別人談到師父時，未婚妻在一旁竟然插話說：“對啊！我們師父說……”我心裡一亮，知道她終將走入大法中來！



美好姻緣在今生

多了未婚妻這位知心伴侶後，我們一起做展板，一起建網站，一起向大陸遊客講真相……大法豐富了我們的生活，也使我們心靈的溝通更密切。

雖然我與未婚妻對很多事都各有看法，有時也吵吵架，但最後各自總會提醒自己是個修煉人，退

一步海闊天空。比如在挑選結婚用品時，常常我一眼就能選中合適的，但她往往會想再多挑選一下，我總覺得浪費時間。有一次吵了起來，她再也不跟我去買東西了。

這件事情讓我悟到自己有私心，想花最短的時間把事情幹完，然後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。這種把自己擺在第一位、只顧自己不管別人感受的心態，正是自己要修去的部分。找到自己的不足，心性得到提升後，未婚妻也盡釋前嫌，願意跟我一起買東西了。

我們還一起設計了婚紗照，加上攝影師多年豐富的經驗，拍出來的效果比預期更好。我們把照片掃描貼在婚紗網站上，幾萬人點擊觀看，很多人看了覺得很特別。人們能從照片中感受到修煉大法的美好，這就是我們收到的最好的結婚禮物。

算起來，已經有兩年沒有見到過父親了。

父親年輕時當過海員，常常一出海就是幾個月。在我童年的記憶裏，他就像偶爾到家做客的陌生人，吃上一頓飯，便又沒了蹤影。母親拉扯著我和兩個弟弟，承擔著所有的家務。父親是個傳統的北方男人，最不懈於家務，即使母親忙得團團轉，他也從不過問，彷彿那是男人的禁區。偶爾出海回來的日子，父親都忙於自己的娛樂消遣，家對他來說，似乎只是一個暫時歇息的港灣。

我那時更喜歡父親出海的日子，因為母親會稍微輕鬆一些，也聽不到他們爭吵。對於父親，母親由開始的期望到後來的失望，以至最後的絕望，但始終未能改變甚麼。

時光流逝，我在父親的漠然中成長，父親在海與家之間漂泊。

後來父親轉業做了一名普通的電焊工，十幾年的海上漂泊，加上年歲不饒人，父親的身體突然垮下來，胃穿孔、骨質增生、肝炎，身體的虛弱使父親成了一個藥罐子，而情緒的低落更使他沉溺於麻將與賭牌。他經常莫名其妙地沖母親發火，摔家裏一切可摔的東西，責罵三個他從不管教的孩子。對此，母親只能默默地流淚，嘆氣。

父親的病使家裏本來就不好的經濟雪上加霜，為了給父親看病，母親拿出多年的積蓄，嘗試著各種中醫、西醫。父親的藥從早上吃到晚上，雖沒甚麼效果，卻一天也不能停。記得有一年春節，按照老家的習俗，再嚴重的病人在大年三十也要停藥一天，以圖來年吉利。父親停了一天藥，但正月初一，父親就出現了嚴重的胃穿孔，不得不去醫院急救。那年春節，

父親



劉麗霞

全家是在醫院裏渡過的。

如果沒有後來的事，我想父親就會按照這樣一個灰色的生命軌跡，在漠落、失意、病痛中走完他的一生，我們的家庭也會像千千萬萬個不幸的家庭一樣，在無奈與茫然中，演繹著他的悲歡離合。然而，幸運之神卻悄悄地降臨了。

我至今還記得那個1994年的週末，已經三個星期沒有回娘家了，自從出嫁以後，回娘家就像是例行公事，我不忍心總聽著年邁的母親嘆氣，更不願意看父親黑著的臉，逃避成了最好的辦法。硬著頭皮踏進家門的那一刻，我卻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，父母居然有說有笑地在一起，母親摘著菜，父親拿著一把掃帚，笨手笨腳地把地上的菜葉歸到一起，那生硬的動作讓人覺得好笑，家雖然還是那樣陳舊，卻意外地明窗淨几，充滿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溫馨。見我來了，父親親熱地打著招呼，並沒有急於離開，他小心地從板凳上攙起母親，扶著母親迎到我面前，我看見母親的臉上洋溢著幸福的微笑，那微笑在我的記憶中竟是如此的陌生。

父親變了，從那一刻起，我驚異地發現父親脫胎換骨地變了，他悉心地照顧母親，居然承擔了幾乎家裏所有的家務，他的眼光變得那樣溫和，不再爆跳如雷，他甚至一改往日事不關己的態度，主動幫助鄰居的大娘換燈泡，修窗戶。更奇怪的是，父親擺脫了從早到晚吃了幾年的藥，卻再也沒有犯過病，而他的病，胃穿孔，肝炎，骨質增生竟都不翼而飛。父親不

再沉溺於麻將和賭牌，他閒下來的時候，經常捧著一本書在讀，我問父親在看甚麼，父親溫和地看著我說：奇書，我一輩子都在找這本書。你知道人為甚麼活著嗎？為了返本歸真。

父親成了家人、鄰居談論的話題，人們詫異於發生在父親身上不可思議的變化。我不相信世間有神，卻又覺得這一切只能用“神”來解釋。父親變得健談，樂觀，經常向別人提起他的那本奇書，並告訴人們他的一切變化源自於那本書。我後來才知道，父親看的書叫《轉法輪》。

父親滿頭的白髮漸漸變黑，身體一天比一天好。父親開始不辭辛苦地組織有緣人學法，並經常到公園裏一呆就是一天，回家後還要幫母親做家務。我有時怕父親累著，就勸他休息，父親卻說：人生苦短，這麼好的功法，我要介紹給更多的人。在父親的影響下，我們一家四口都開始修煉法輪功。

我驚嘆於真善忍博大的法理，明白了為甚麼父親在短短的時間裏有如此巨大的變化，也明白了為甚麼父親這樣不辭辛苦地奔波洪法。1999年，當法輪功被中國政府詆毀時，父親毫不畏懼地站了出來，他以親身的經歷證實著佛法的偉大。

只因為父親不肯說假話，2000年，他被派出所非法抓了起來。由於父親始終沒有放棄對“真善忍”的信仰，2002年，天津市司法局在找不出任何法律依據的情況下，強行判處了父親勞教兩年。

在探視父親時，父親平和而堅定地說：“對人慈悲，與人為善，凡事

健康人生：我告別了二十六年的抽煙史

魯朝方

我是一名退休幹部，60多歲了。在單位裏，曾經是首屈一指的煙鬼，白酒一次能喝三四兩。俗話說，“煙酒不分家”嘛。

我從1969年開始抽煙，到1995年，有26年歷史。我是搞翻譯工作的，幾十年來坐辦公室，翻譯資料，審查稿子，煙癮越來越大。平均每天兩包，遇到加班時更多。辦公室和家裏客廳的牆壁都已熏成黃色，沒有人願意跟我一個辦公室或住同一房間，自己也患上了嚴重氣管炎。我深知吸煙害處大，曾幾次下決心戒，但都以失敗而告終。

1995年初夏，老伴和其他法輪功學員曾多次向我介紹法輪功。我利用節假日通讀了一遍《轉法輪》，感到很好。10月，我正式開始修煉法輪功。

開始時，我只是抱著試試看的態度，因為在此之前，我曾練過其他氣功，都未見效。在我煉法輪功近一個半月後的一天，我上班後依照慣例，打掃完辦公室，接著點上一支煙，邊抽煙邊看稿子。但今天與往日不同，突然間感到香煙的那股清香味沒有了，自己的舌頭在發麻發緊，再抽一口後很不是滋味，就立即將煙掐掉，心裏猜測：我煉法輪功起作用了，可能開始戒煙了。整整一天及隨後的兩天裏，我都沒碰一支煙。第三天，單位離退休和轉業幹部舉行晚宴。宴席上，好煙好酒，我未抽一支，未喝一口。同事們當場議論紛紛。有的說：“這老煙鬼誰能相信他戒煙，一星期後見分曉！”還有的說：“他那是假的，光天化日下擺樣子，誰知道他背地裏幹甚麼！”當時，連我自己也沒有把握是否能永久戒煙。

可是，一個星期過去了，一個月過去了，半年過去了，我再也未抽一支煙，未喝一口酒。在這期間，我參加過老戰友、老同學的多次聚會，對各種名煙名酒無動於衷。我已經徹底地戒掉了煙酒。

我的健康狀況大有好轉。我曾患有多種老年疾病，如冠心病、高血壓、脂肪肝、氣管炎、腳氣病等，連續吃藥已有5年多。自從1995年修煉法輪大法後，我告別了醫院和藥物，獲得了真正的健康。

忍耐，有甚麼錯呢？師父要求我們要說真話，法輪功就是好，我怎麼能說假話呢？”父親的話讓我第一次感到了一個修煉者的偉大，那是“真善忍”的力量啊。

備註：父親名叫劉寶興，64歲，曾在一輕局水電安裝隊做高級電焊工，近代化學廠考試委員會做焊工教師，現已退休。2002年因修煉法輪功被判勞教兩年，現被關押在天津青泊窪勞動教養所。